



世界文学名著全集

第三卷

丧钟为谁而鸣

〔美〕海明威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丧钟为谁而鸣

[美]海明威 著
忻明霞 译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之四
世界文学名著全集
冯国超 主编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通辽市霍林河大街 24 号)

北京市通州鑫欣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633 字数:35100千字

2001年3月第1版 200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

ISBN7-5312-1364-8/I·320

定价:9800元(全138卷)



前 言

厄纳斯特·海明威（1899—1961）是美国当代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

厄纳斯特·米勒尔·海明威于 1899 年 7 月 21 日出生于美国北部伊利诺斯州芝加哥附近的小城橡树园镇。兄弟姐妹共六人。海明威排二。

海明威六岁入学。十四岁入本镇中学。

海明威于 1917 年中学毕业后，在堪萨斯城“明星报”任见习记者。一战爆发后，他在 1918 年 5 月初任美红十字会救护队驾驶员，6 月以中尉军衔随美战地服务队去欧洲战场意、奥等地。7 月 8 日在意北部战场身负重伤，前后曾动过十二次手术。战后，意大利政府颁发给海明威十字军功奖章、银质奖章和勇敢奖章。在战争中海明威上了第一次社会大学，精神上极为痛苦，决心用笔作为武器，致力于文学创作，1919 年下半年先后写了十二篇短篇小说，未见成功。1920 年人多伦多“星报”任业余记者。1921 年同哈德莱·理查逊结婚。12 月正式任该报及“星报周刊”驻欧记者，常住巴黎，亲眼目睹了战争给社会及人民带来的恶果。1924 年辞去记者工作，专心著作，当年出版了第二本题名为《在我们的时代里》的短篇小说选集。1925 年增添 12 篇短篇小说后在纽约重新出版，一举获得成功，从此奠定了作家生涯的基础。



丧钟为谁而鸣

1926年海明威发表中篇小说《春潮》，又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美现代女作家葛屈露德·斯泰因为该书题辞语“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一时形成名为“迷惘的一代”的文学流派。

1927年海明威与哈德莱·理查逊离婚，与保琳·帕发弗结合。同年出版《没有女人的男人》。1929年出版《永别了武器》。1932年发表关于西班牙斗牛的特写作品《午后之死》。1933年发表短篇小说集《胜者无所得》。1935年发表关于非洲狩猎的特写作品《非洲青山》。1936年发表了他的优秀作品《法兰西斯·玛康贝短暂的幸福》和短篇小说《乞力马扎罗山的雪》。

1936年7月西班牙佛朗哥叛乱，内战爆发。海明威为反对法西斯主义，个人捐款达四万美元，此外他还到处募捐筹买救护车等，并亲自在美第二届全国作家会议上发言攻击法西斯主义；还发表文章及演说，四处积极活动。1937年1月亲任西班牙共和国美国友人组织医疗部救护车队委员会主席，并以北美报业联盟记者名义先后四度赴西，并且亲手拿起武器参加战斗。

1938年11月西班牙抵抗运动失败后，他才撤离西班牙，由法转美。1939年写作《丧钟为谁而鸣》。

1945年3月海明威返古巴老宅。

1950年发表长篇小说《过河入林》，1952年在美“生活”杂志上发表《老人与海》及若干短篇。

195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

1959年海明威最后一次去西班牙，在马加拉庆祝了他的60岁生日。



1961年海明威重返美国就医。7月2日在爱达荷州家中用双筒猎枪自杀。

写作本书时海明威已经对西班牙和西班牙人民积累了二十多年的了解，他懂得他们的语言，热爱他们的民族热情，他写此书有着深厚的生活基础。在海明威经历的几次战争中，作为本书的背景和反法西斯斗争的主题，第一次动员世界性力量进行的反法西斯斗争，恰好是他政治热情的基础。

此书没有回避也不讳言谈及矛盾，包括个人与全局、爱情与责任、生活与战斗、生与死等等，而且力图作出正确的处理，这符合海明威要求绝对真实的一贯准则。

海明威在写作技巧上松紧自如地把全书四十多万字控制在七十个小时、一个山谷地区、几个游击队员和一个外来志愿人员的范围之内，同时又通过深入到各个人物内心深处的写作手法，展示出整个战争每一个角度的图景，甚至包括国内外、战争前后的场面，使小说既无松散、单调呆板之弊，同时又能兼收紧凑集中和捭阖磅礴之利。

但本书也有不足之处，例如他笔下的罗伯特·乔丹只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战士，自由平等博爱是他的理想，他一再把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战争同美国的南北战争和灭绝印第安人的战争相提并论，即看不到也不想去追求改革现实的革命途径，只是反求诸己，追求个人的抽象的精神力量，把牺牲——己作为克尽个人奋斗职责和对抗强权的唯一出路。在不必要使罗伯特·乔丹非死不可的情况下海明威让他最后一个人留下来，就是作者对未来失去信心，以死来解决一切矛盾的悲剧性格的



丧钟为谁而鸣

集中体现。

海明威一生作品众多，而世界各国研究和评论他作品的作品更多，不但数量上甚多，而且见仁见智，分歧的意见也很多。一个作家同时有如此之多的仰慕者和如此之多的抨击者，实在不很多见的。

谁都不是自成一体的。一座岛屿，每个人都是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海浪冲刷掉一个土块，那么欧洲就少了一点。如果一个海角，倘若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也是如此。无论谁的死亡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孕育在人类之中。所以，别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敲响。

约翰·堂恩



第一章

他匍匐在树林里褐色的地上，地上积着一层厚松针。双臂交叉着支着下巴。在高高的上空，风在松树林上呼啸而过。他俯躺着的山坡坡度不大，再向下却很陡，他看到黑色的柏油路弯弯曲曲穿过山口。沿着柏油路有条小河，山口远处的河边有家锯木厂，拦水坝的泄水在夏日的阳光下闪着白光。

“那就是锯木厂吗？”他问。

“是的。”

“我不记得了。”

“它造的时候你已经离开这儿了。老锯木厂还在前面，距离山口很远。”

他在地面上摆开影印的军用地图，仔细审视。老头儿从他肩后看着。他是个结实的老头儿，个儿不高，身穿农民的黑罩衣和灰裤子，脚上穿着一双绳底鞋。他爬山刚停下来，气还在喘着，一手搁在他们带来的两只沉重的背包的其中一只上面。

“这么说从这里看不到那座桥了。”

“看不到，”老头儿说，“这山口一带因为地势比较平坦，水流不湍急。再向前，公路拐进林子不见了踪迹，那里地势突然低下去，有个很深的峡谷……”

“我没有忘记。”

“那座桥就在峡谷上面。”



丧钟为谁而鸣

“他们的哨所在什么地方？”

“哨所在你看到的锯木厂旁边。”

年轻人此时正在研究地形，他从褪色的黄褐色法兰绒衬衫口袋里掏出望远镜，用手帕擦擦镜片，调整焦距，影像在目镜中变得清晰，连锯木厂的木板都看见了，他还看到了门边的一条长板子，敞棚里的圆锯，后面有一大堆木屑。他还看见一段把小河对岸山坡上的木材运下来的滑槽。望远镜中的小河显得清澈而宁静，水打着漩涡从拦水坝倾泻下来，底下的水花飞溅在风中。

“没有岗哨。”

“锯木房里正在冒烟，”老头儿说，“还有衣服挂在晒衣绳上。”

“这些我都见到了，但看不见岗哨。”

“有可能在背面，”老头儿解释说，“那儿现在挺热。他也许在背阴那头我们看不到。”

“也许吧。另一个哨所在哪儿呢？”

“在桥下边。在养路工的小屋边，离山口五公里的里程碑那里。”

他指指锯木厂，“这里有多少士兵？”

“也许有四个加上一个班长。”

“下面呢？”

“更多。我能打听清楚。”

“桥头的情况呢？”

“总是两个，每边一个。”

“我们想要一批人手”他说，“你能召集多少？”

“无论你要多少，我们都能召集到，”老头儿说，“这一带



山里现在就有不少人。”

“有多少?”

“一百多个。但是他们三三两两散开了。你想要多少人?”

“等我们侦察了桥以后再告诉你。”

“现在你就想去侦察桥吗?”

“不。现在我想去找个地方把这炸药藏起来，需要的时候再去取。我想把它藏在最安全的地方，假如可能，离桥不多于半小时的路程。”

“那简单，”老头儿说，“从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到桥头全都是下坡路。不过，我们现在要去那儿需要认真地爬一会儿山啊，你饿不饿?”

“饿”年轻人说，“不过，我们过后再吃吧。你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他竟记不清名字，这对他来说是个不好的预兆。

“安塞尔莫，”老头儿说，“我叫安塞尔莫，老家在阿维拉省的巴尔科城。我帮助你拿那只背包。”

这年轻人是个瘦高个儿，一张饱经风霜的脸和一头闪亮的金发，他穿着一件晒褪了色的法兰绒衬衫，一条农民穿的裤子和一双绳底鞋。他弯下腰去，用一条胳膊伸进背包皮带圈里，把那沉沉的背包甩上肩头。他把另一条胳膊伸进另一条皮带圈里，使背包的重量全负担在背上。衬衫上原来被背包压住的地方被汗湿了。

“我背上它啦。”他说，“我们如何走?”

“我们爬山。”安塞尔莫说。

他们的腰被背包压弯了，身上淌着汗，在山坡上的松树林里一步步向上爬。年轻人发现并没有路径在林中，但是他们继续向上攀沿，绕到了前山，这时跨过了一条小溪，老头儿踩着



丧钟为谁而鸣

溪边石块稳步向前走去。这时，山路更陡，爬山更难了。到后来，溪水好像是从他们头顶上一个光滑的花岗石悬崖边上倾泻而下，于是老头儿停下了步子，在悬崖下等着年轻人赶上来。

“你行吗？”

“没问题。”年轻人说。他满身大汗，因为爬了陡峭的山路，大腿的肌肉开始抽搐起来。

“在这里等我。我先去告诉他们。你带了这玩意儿总不希望人家朝你开枪吧。”

“当然不希望，”年轻人说，“路远不远？”

“很近。请问你贵姓？”

“罗伯特。”年轻人回答。他把背包，轻轻地放在溪边两块大圆石之间。

“那么就在这儿等着，我回来接你，罗伯特。”

“行，”年轻人说，“是不是你打算以后走这条路到下面桥头去？”

“不是，我们得走另一条路。那条路比较近，而且容易走。”

“我想藏东西的地方最好不要离桥太远。”

“你看着办好了。要是你不满意，我们找别的地方。”

“我们瞧着办吧。”年轻人说。

他坐在背包旁边，看着老头儿攀登悬崖。攀登这悬崖不难，而且这年轻人发觉，从老头儿不用摸索就找到攀手地方的利落样子看来，这地方他已经爬过很多次了。然而，待在上面的人们一向小心地不留下任何痕迹。

这年轻人名叫罗伯特·乔丹，他饿极了，而且满怀心事。挨饿是常有的事，但不常有却担心，因为，他对自己的处境



向并不注意，并且经验告诉他，在这一带开展敌后活动非常艰难。假如你有个好向导，在他们防线中间穿插也好，在敌后活动也好，都不是难事。问题只在于如果被敌人抓住，事情就不好办了。此外，就是判断可以信任谁。对于和你一起工作的人，你要么完全信任，要么丝毫不信任，在这方面你必须作出一个决定。这些都不使他发愁。但是不只是有这些问题，除此之外还有许多。

这个安塞尔莫一直是个好向导，他走山路的本领非常高。罗伯特·乔丹自己也是走山路的高手，但是，他从黎明前跟着他走到现在，他知道这老家伙能够让他累死在半路上。除了判断力，罗伯特·乔丹事事都信赖这个安塞尔莫。他还没机会考察这老头儿的判断力，不过，反正这一回应该由他自己来负责作出判断。不，他不为安塞尔莫发愁，而炸桥的事也不见得比许多别的事更难办。无论什么桥，只要你叫得出名称他都会炸，他炸过各种大小和结构的桥，即使这座桥比安塞尔莫所介绍的大两倍，这两个背包里的炸药和装置也足以把它全炸掉。他记得徒步旅行到拉格兰哈去的时候曾走过这座桥，那是在一九三三年。戈尔兹前晚在埃斯科里亚尔城外一幢房子的楼上曾给他读过关于这座桥的资料。

“炸桥本身没什么，”戈尔兹当时说，用铅笔在一张大地图上指着。灯光照在他那有伤疤的光头上。“你明白吗？”

“是，我明白。”

“根本不算什么。只把桥炸掉只能算是一种失败。”

“明白，将军同志。”

“要做到配合发动进攻的时间，在指定的时刻炸桥。你当然明白这一点。这就是你的权利，同时也是你的任务。”



丧钟为谁而鸣

戈尔兹看看铅笔，然后，拿着它轻轻地敲敲牙齿。

罗伯特·乔丹没有说一句话。

“要知道，这就是你的权利和你的任务，”戈尔兹接着说，对他点点头。他这时拿铅笔敲敲地图，“那就是我的责任。那也正是我们根本就做不到的。”

“为什么，将军同志？”

“为什么？”戈尔兹生气地说，“你经历过这么多次进攻，还问我为什么？什么能确保我的命令不被变动？什么能确保这次进攻不被取消？什么能确保这次进攻不被推迟？又有什么能确保实际发动进攻的时间和预定时间相差不会超过六小时？你有过一次进攻是按计划进行的吗？”

“要是你指挥进攻，就会准时发动。”罗伯特·乔丹说。

“我从来就指挥不了，”戈尔兹说，“我只是发动。但我就是指挥不了。炮队不属于我。我必须提出申请。即使他们有的东西从没按照我所要求的给我，那还是最小的事情。何况还有别的呢。这些人的作风你是知道的没有必要细谈了。他们总是出问题。总是有人来干扰我。你得了解这一点。”

罗伯特·乔丹问：“那么什么时候炸桥呢？”

“不能提前，进攻一开始就炸。这样，增援部队就不能从那条路开过来。”他用铅笔指着。“我必须肯定那条路上来不了援兵。”

“什么时候进攻？”

“我会告诉你的。但是日期和时间只能是一种可能性的参考。在那之前你必须准备就绪。进攻开始后你就炸桥。明白吗？”他用铅笔指着，“这样他们增援兵力只能经过那条路。他们只有从那条路把坦克、大炮以至卡车开到我发动攻击的山



口。我必须要把它炸掉。不能提前。否则的话，如果进攻推迟，他们就可以把桥修好。那可不行。在进攻开始的时候，就必须炸掉，我必须要有十足把握。岗哨只有两个，跟你一起去的那人刚从那里来。据说他非常可靠，你就会知道的，他在山里有人。你需要多少人，就要多少。尽可能少用人，但要够用。这些事我就不多说了。”

“我怎样才能断定进攻已经开始了呢？”

“将由整整一师兵力发动进攻。有飞机轰炸作先头部队。你耳朵不聋吧？”

“那么，当飞机扔炸弹的时候，进攻就开始了这样的理解对吗？”

“你这样理解是不对的，”戈尔兹说，边摇摇头，“但是这一次，你可以这样看待。这是我布置的进攻。”

“我明白了，”罗伯特·乔丹说，“实话说。我并不十分喜欢这个任务。”

“我也是。你要是不愿承担，要是你认为自己干不了，现在就说。”

“我干，”罗伯特·乔丹说，“没问题，我去干。”

“我要知道的就是一点，”戈尔兹说，“那要绝对保证桥上不能有任何东西通过。”

“我明白。”

“我不愿意要求人做这种事，而且是用这种方式做，”戈尔兹接着说，“我不能命令你干什么事。我明白在我提出的条件下，你将被迫干些什么。我已经仔细解释，为的是要你明白种种可能遇到的困难和任务的重要性。”

“你们怎样向拉格兰哈推进，如果桥炸了？”



丧钟为谁而鸣

“我们会在攻占了山口后把这桥修好。这是一次十分复杂而漂亮的军事行动，如同以往一切军事行动那样。这计划是在马德里制订的。这是维森特·罗霍，那位失意的教授的又一杰作。我像历来那样是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布置的这次进攻。尽管如此，这是一次大有可为的军事行动。我对这次行动比往常感到更为乐观。把桥毁掉之后，这一仗是很有把握胜利的。我们能拿下塞哥维亚。看，我来指给你瞧这是怎么回事。你能看到吗？我们的目标可不是这次进攻的山口的顶端。我们要守住它。我们的目标很远。看——在这里——像这样——”

“我还是不知道的好。”罗伯特·乔丹说。

“行，”戈尔兹说，“这样，你到了那边以后就会少一点思想负担，不是吗？”

“我就算不去那边也不想知道。那样，无论发生什么事，泄露情况的都不会是我。”

“确实是不知道的好，”戈尔兹拿铅笔敲敲前额，“有很多次我也希望自己不知道。但是，你必须知道的有关桥的事，你知道了吗？”

“是。我明白。”

“我相信你知道了，”戈尔兹说，“我不再向你发表讲话啦。我们现在来喝点酒吧。话说得很多，我都口渴了，霍丹同志。你的姓氏用西班牙语念起来是很有意思的，霍丹同志。”

“‘戈尔兹’用西班牙语是怎么念的，将军同志？”

“霍茨，”戈尔兹笑了，露出了牙齿，从喉咙深处发出这声音，就像患了重感冒咯痰似的，“‘霍茨’，”他声音嘶哑地说，“‘霍茨将军同志’。竟取了‘霍茨’——我明知道我要来指挥一个师，随便取什么名字都可以，假使我早知道‘戈尔兹’在



西班牙语里是这样念的，我来这里打仗以前就另外给自己取个好一点的名字了。‘霍茨将军’。现在要改已经太迟了。你喜欢partizan工作吗？”这是个俄语中的词儿，指的是在敌后打游击。

“非常喜欢，”罗伯特·乔丹说。他咧嘴笑笑，“在露天活动非常有益于身体健康。”

“我在你那样年纪的时候也很喜欢这个，”戈尔兹说，“人家对我说，你炸桥是很在行的。干起来有条不紊。但这只不过是听说。我还没亲眼看见过。也许根本没有这回事。你真的把桥炸毁过吗？”这时他打趣地说，“把这喝了，”他递给罗伯特·乔丹一杯西班牙白兰地。“你真的把桥炸毁过？真的吗？”

“有些时候是这样的。”

“你炸这座桥，可最好别说什么‘有时候’啊。得，咱们别再唠叨这座桥啦。你现在应该相当清楚这座桥了。我们非常认真，我们能开些大玩笑，是因为我们非常认真。听着，你在火线另一边有很多姑娘吗？”

“没有，没时间花在姑娘身上。”

“我不同意。任务越不正规，生活也就越不正规。你的任务真的不太正规了。还有，你得把头发理一理。”

“我的头发理得很好，”罗伯特·乔丹说。要他像戈尔兹那样把头发剃光才见鬼呢。“即使没有姑娘，我该思考的事情也已经够多啦，”他神色阴郁地说。

“还有，我该穿什么样的制服？”罗伯特·乔丹问。

“什么制服都不用穿，”戈尔兹说，“你的头发理得很不错。我是在逗你。你跟我很不一样，”戈尔兹说着又斟满了两人的酒杯。